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五十九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行狀

馮侍講行狀　宋　祁

馮元字道宗年六十三公之先始平人四代祖官廣州唐末闕輔亂不敢歸而劉氏據南海僑斷士人故三世食其禄太祖定廣公之禰本劉氏日御國除始為王官授保章正老病免遂占數都内公少嗜學保章君不欲

公疇其業使從故僕射孫宣公授五經大義又友博士
崔頤正逮冠彊立愽覧外嘸嘸若不足中敏力甚自經
典故訓祖襲師承穿穴筵楹皆能駕其說浸弄翰為詞
章默而有沉鬱之思出入服寢衣習矩步如大賔祭鄉
人化其謹至以俚語諺之不妄交游惟樂安孫質吳陸
參譙夏侯圭相友善三人皆直諒而材故號四友家貧
㦸冬無薪燎夜輙市䊵酒與圭對經研推一再酌以自
温或達旦不瞑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由進士調臨江縣

尉再朞罷會講員缺詔冬集吏能明經得自言試可公往應令時諫議大夫謝泌領選精果有風鑒見公儒者嘻笑曰吾聞古治一經至皓首生能盡善也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謝奇其對因抉經義疑晦者廷問參詰公條陳詳諾言簡氣愿謝抵掌嗟伏即日聞上授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公卿大夫家爭欲屈公授道者久之遷廷尉平又兼崇文院檢討其八年程覆俊選公待詔殿中帝讀易至泰卦命說其義公既道繇象云

云因本君臣感會所以輔相財成者帝悅賜五品服稍親近之禁中建龍圖閣度藏祕冊置學士待制等員為縉紳譽處時用尚書工部郎中李虛己兵部員外郎李行簡待制是時公仕資淺故以太子中允充直閣直閣蓋由公始數名入與二李賜清閒說易盡上下經帝嘗稱公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遷太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先是今上在儲闈帝欲得

肅艾長者使之勸學訪於宰相時太尉文正公公以公對或者謂公年差少罷不用更用傅陵崔遵度四年遵度卒帝即擢公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代其任它職如舊初文正聞公名而未之識一日名至第先使諸子質經義客視其人淹粹亮恪乃自見之授其老子它日令諸府與執政衆試已而為帝言數矣故公之顯文正力焉公由孤生挾儒術進出入十餘年鍋玉華綏與諸儒獻歌頌數得進見兩宮所以褒禮賜予尤渥便蕃光明

為時宗國器當世休之令上嗣位改尚書工部員外郎升為直學士兼侍講未幾孫宣公亦入露門執經遞進公得孫同列以為寵孫得公亦自以知人為多兩人提衡諷道上益嚮學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天聖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判國子監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時天下偕計參陪公恊力程綜片善必錄雖鈞揰臬平不計其公未幾正為學士當是時天子念先帝盛烈裁績信書為一王吉故貳

卿中山劉公筠今資政殿學士常山宋公綬丞相潁川
陳公同領史事而已丞相為開封府浩穰劇三輔乃罷
史官諸公亟以公請詔從之書閱兩朝論次筆削者衆
至是褒懲謹嚴近古風烈矣其十一月燎祭南郊為鹵
簿使七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而公
兼有且優為之又判尚書都省俄為三班院歲餘改吏
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
為吏部流内銓兼羣牧使明道元年十月既考室謝享

宗廟又為鹵簿使以赦令例遷給事中明年耕籍田使任如廟禮儀為莊獻莊懿二太后園陵鹵簿使前此莊懿之未祔也堋都城右郊公嘗假鴻臚護其柩及悴宮之遷斥士沮濕近戚詆公監視亡狀十月解翰林學士及侍講二職出守河陽辭得見上但頓首引咎自請治郡滿三年奉計以報會太學官屬叩丞相府上書留公柄臣悔欲弗遣公固願行到部以清靜稱不作條教令左僕射王沂公自洛師入覲為上言馮某東朝儁老不

宜以纎介棄外上亦意合即日馳傳詔公景祐二年春二月至日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兼知審官院復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公既還朝自以羽翼舊人身託勸講宜出入諷議不茍默而已乃獻金華五箴彌遠告猷詞兼婉切上納其戒優詔荅之會上留意雅樂閱經文殘缺規創大典夏四月詔公領修樂書俄復為南郊鹵簿使管祥源觀事明年七月書成上號其書為景祐廣樂記特遷戸部賞勞也公素有蹠盭不堪趨

拜四年春病寖劇告未滿三月會小瘳公自力造朝未幾病復甚氣上逆害言語後四月戊戌終于正寢上聞訃震悼以本曹尚書告其柩賻錢三十萬絹百匹醪米牢具稱之愍賵之所以優加君臣之際深矣公之配夫人周氏封臨汝郡無息以兄之子大理評事譓為嗣公歿夫人命譓以衰絰即次於殯東會詔到門問公親屬夫人即表公遺命詔可擢譓衛尉寺丞譓子二人繹禓並為將作監主簿卹孤厚忠之恩乃如是是其德已

侈大哉公自褫巾至捐館進階及勲各六詔爵五封戶五加而再實其食如今署焉志閑素恬於仕進無表襮之飾雖當路諸公率賀弔一與衆往畀時不造也門無雜賔惟經生朔望承問及縉紳道義交數人而已接士以禮雖新進後生與之處終日談便便惟謹無戲言隋色是以受詔入主戎客於都亭館由慎恪以得之不呼僧及道士嘗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未始為世之所為齋薦者惟卒哭後遇祭日與數門生誦說

孝經而已罕語浮屠氏亦不訟言排訾之熏蒿襛褈可以動氣燄者皆不動近不問家產增損晝治官事夜還讀書暬御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博練自臺閣文書故新品式叢夥紛龎有所咨訪者咸能記之太學禁閣容巨三局閱二十年仍其任本不懲不忘故也尤精易及揚雄方部學初公七歲母夫人令授易是夕夢公呑紺蓮夫人旦而撫公曰兒善讀此後必貴顯真宗果以識拔晚年愈刻志率十三日一讀又欲為子雲諸首作章句且

患宋衰陸積范叔明宋惟幹漫滮外馳思盡㸃之最後得唐王涯註以為差近先作釋文一篇欲遂因王說而補正之亦終不果公嘗預注先帝集同修圅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并義疏采獲是正多得其真同修玉牒分撰國朝會要未克就生平著述無編次家人捜攟得數百篇清緻平粹及在禁署益爾雅務為温純而采加馬居三城作詩百餘章推巳指物曠而不憖有雅人餘風性寛厚多恕當官下未嘗以罪平鐫吏吏亦畏其明

而安其仁樂道人之善好與人為善每議事不肯自意出大者薦之二府小者與其屬槩請類多不可紀公一無建白者其遠名若此然内剛有守不流於衆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為尺因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鍾石以合其私老師宿工者首鼠不敢議後有建言其非者上未有以決遣中人即太常下舍問公新樂以縱黍定尺寧有非邪公即擿班固律歷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古者横黍度寸今以縱亂横其法非是中人馳入

明日上坐邇英閣語公曰向考正大樂患其寖高而急
令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出横
黍新尺示羣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而弱以校衡斗皆
不讐當是時微公言幾無發其謬者假有之果且不能
取信於上傳曰仁人之言固博而利歟公前歿三日屬
于一二僚執曰吾仕願素足令無一私以干縣官惟是
窀穸累諸君已而得遺禮之文諄諄納忠訖無它語用
是中外尤痛惜之公友隴西李公淑敕故吏相譓以終

事嗚呼公有佐王之材不自顯雖持橐珥筆在省户為名命訓辭所出裁十二三使公當其時而稍自崖異不難於進益發素藴幸而十四五且次入衛弼不為婆娑連蹇如今章章矣雖然命有屈於公公無不慊於道使素槩清埃奮厲無窮薄夫敦夸夫懼百世之後呻簡想風者以華曾臧文仲漢賈誼董仲舒此彼相易寧有失得間邪某曩以胄筵儀絶刊綴音典皆為公屬及此緒訓又參聞之故公治行之全頗獲詳究今日月有期矣官

在三品法當得謚謹用第述上於有司節諡受名請導故實謹狀

張文定公行狀　　宋祁

張詠字復之年七十惟公禀尊嚴之氣凝隱正之量粤在羇貫不偕兒曹嶷然志嚮高自標置就外傅即覽群經書必味於義根學乃知於言選家貧無以本業往往手疏墳史每有屬綴輙据庭樹槁枝而瞑葡不終篇未嘗就舍碟若多節默表大厦之材居然晚器弗示良

工之朴太原王摶名知人見公戄然異之獨謂公曰唐魏文公本生此鄉故老有言後五百年復出一佳士元精回復祭酒當之矣公謝不敢當興國四年始游鄴下與故上谷寇公準推轂引重時屬鄉里命秀方國試言府將雅欽公名議為舉首夙儒張覃者悃愊有行疏略少文公即以檄謁府盛稱其長覃於是得薦公為之也彙茅有吉爵砥相先讓夷之風一變河朔明年進士及第補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尤厲風迹大江之南民裕文

敎因以手而上下獄為人而重輕公廉知其狀痛繩以法精力於職擿伏如神洗其鍥薄鎮之忠厚吏樂其職多一笑而歸休民恊攸居或減年而從役就改將作監丞著作佐郎解秩授太子中允闗掌麟州軍事夏臺弗靖西戎方强公繕起亭鄣精明遂火坐贊叔敎東羽之榮多參嫖姚穿士之樂伐謀取勝西鄙以安瑞拱紀元天田躬籍轉祕書丞明年克禮部考試官已事復倅相州一懼之年始為親解百斥之積終以懇辭乞董濮上

市征以便迎養詔可其奏月餘名賜五品服知浚儀縣俄為荊湖北路轉運使事不諉上世浴其清劾罷大守姦贓疲㪅者十數人悉條所部廢格於敝者百餘事稜威所振吏皆股弁廉察使上其理狀璽書褒美三年遷太常為郎中再旬乘驛赴覲加錫金紫翌日遷虞部為郎中再旬授樞密直學士賜錢五十萬判銀臺承進司門下封駮事兼三班院河東大將張永德小校犯法因笞而死詔按其罪公即封還制書白上曰永德為國牙

爪居天下勁兵處若以一部曲摧辱王師臣恐有輕上之心不納因不闕銀臺而下書譙讓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公復爭前事上輒優容謝之會賊順緣間坤維搖亂偏師數萬鼓行而西太宗以為潢池弄赤子之兵荆棘生大軍之後疇咨上毅崇簡守臣叅豫武功蘇易簡白上曰某甫可屬大事當一面若奉將威命降諭劇賊陛下高枕永無西顧之憂矣乃命公知益州揆日占謝賜白金一百四十斤鴻卿出郊不復內御子顏引

道初無辨嚴朝家方以大師未集留之半歲公潛簿所
賜上還長府其秋遂詔赴部公終不復言至道二年改
兵部猶為郎中會丁新昌郡太夫人之喪恩詔奪服陽
秋之義不以家事為辭禮經所執亦推順變之人真考
嗣歷通臣均霈即拜諫議大夫歸朝遷給事中戶部使
七旬拜御史丞咸平二年知貢舉杜絕書謁時稱得人
夏改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移京兆明年轉刑部復為
樞密直學士再知益州尋加吏部猶為侍郎景德三年

罷歸領三班登聞檢院奉朝請先時生瘍於腦至是弗
損家第賜告環中造適移狀言上酷請外藩尋知金陵
兼江南安撫使岱宗成禮改尚書左丞昇人以秩滿願
留即拜工部汾脽飲至又進禮部皆為尚書疾劇還臺
求訪高手荐剡需頭之奏願遂角巾之游魏舒之先行
後言人無知其去位平津之何恙不已詔益勉於存神
猗違半年必於得謝上不獲已出公知陳州以大中祥
符八年八月一日遂終于里下享年七十嗚呼景命弗

究宗工其萎知仁均哀殲我何贖邦人改祠而為諦道路舉音以過喪真宗聞訃震嗟追贈尚書左僕射以天禧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權窆於陳州宛丘縣孝悌鄉謝村馬從宜也公始娶夫人唐氏卒繼室以太原郡夫人王氏即河陽節度使顥之女允執婦道以佐君子後公三年而歿子從質以父任累遷至衛尉丞居公之喪一月以毀而夭女一人適故内相王公禹偁子嘉佑母弟詵以公延賞今為虞部員外郎孫四人曰約曰綜曰

綽曰紳咸以忠厚世其家公階至正奉大夫勲上柱國
爵開國公食封三千七百户實户四佰其大較也公姿
宇爽邁謀謨沉敏道駕俗表氣籠霄極任節俠已然諾
不窕不㮙如玉如瑩修詞立誠博見强志鄯書兼兩賔
益成陰佐郡被邉遭時右武入螘封而試馬回策若縈
張貍步以射侯捨矢如破總物纖悉絶人遠甚及夫司
封駮則詳言粹儀有任隗之沈正總臺憲則摧奸觸佞
有傳咸之剛簡治益部也宿師屯結縣官乏食掾史摶

手狂狡啟心公乃賤售盆鹽翔貴囷米貿遷鍾豆諷告鄉縣民或妄言沮公公斬之以徇自是見糧大集戰士倍氣矣自不逞挺亂重城晏閉主帥王繼恩上官正頓師入保埋根不進坐失脫免之拒居若賈胡之留公以為將不親行衆不可使乃勸正自當一隊以賈羣勇正許諾行有日矣公慮其不進於是椎牛宿帳具出餞之禮中坐酒酣親舉屬軍尉曰爾曹俱有親弱在東蒙國恩厚恐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擣寇壘盡其噍類平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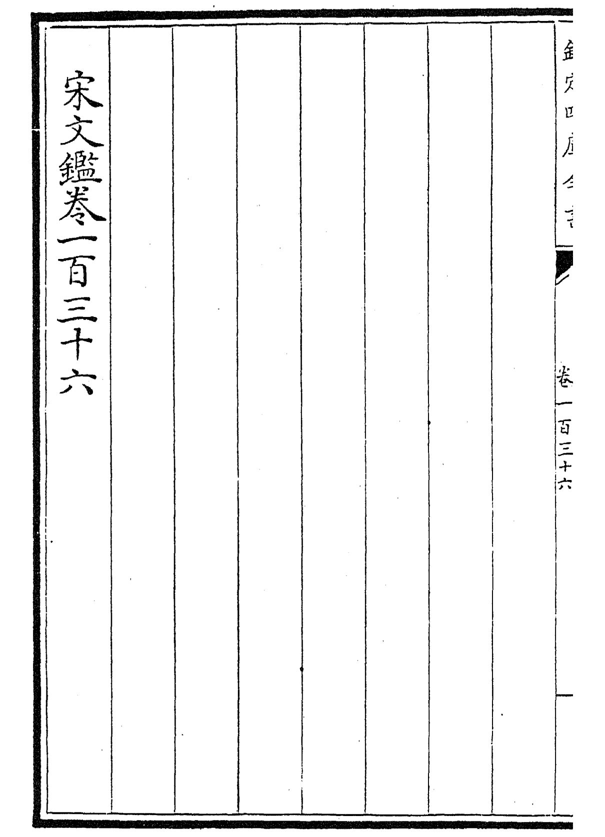
日東向以報目見朝廷舉萬年之觴豈不快耶若猶老
師逸囚疲民曠日即此地還為汝死處也正由此車行
罙入詭道兼進殊死鏖戰盡俘凱旋公乃出車勞勤撒
金大會以次論獲先命行賞皆伏公氣决不敢迎視繼
恩帳下卒縋城夜逸吏執以告公惡與繼恩不叶即命
縶投眢井一府無知者先時劫掠之際誣染尤衆脅從
有狀歸訴無階各保營壁共懷猜貳公以為厖不擇陰
既亡生路虫入其腹懼益厲階亟下符移鐫說魁宿宥

其枝黨縱歸田里譬以大恩訖無敢桀及再任也屬六
鼠南牧靈旗薄伐公慮遠夷為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
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凛然人望遂臻靖嘉每吏
牘便文久不得判公率爾署決人皆厭伏罰既值罪案
無廋情蜀中喜事者論次其詞總為誡民集鏤墨傳布
雖張敞之為京兆時時越法縱舍黄霸之守潁川人人
咸知上意無以過之牧餘杭也遣民薦饑方蜡不啟稲
蟹無種原田若蓺民挾鹽利以冐公禁者日數百輩公

一切苟遣不徇槩法邏戍人啟曰法亂如是人將安禁公勞之曰餘杭十萬戶饑者七八弗挾鹽利無復生意若暴禁之彼將圜視銜擊以擾居者則為禍大矣爾曹第忍之竢其歲定則太守復以三尺律從事矣是年雖歉人無從命者富家子與婿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婿曰彼先子有貽命婿七子三因出遺札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酹地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沖孺託養於婿茍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婿手矣今當七分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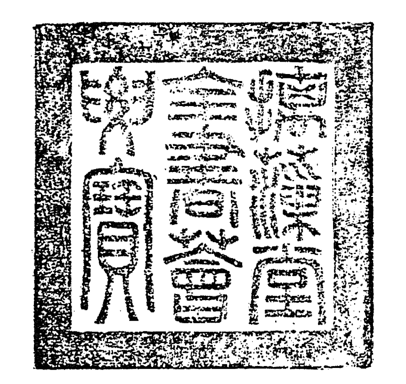
三分歸婿於是二人號慟以為神明公之操決率是類也原其遇二聖也以功名自任故力與命偕顯入座也以方格見信故言與行危本乎直清貫以忠恕無乞靈徼福無人非鬼責履重剛不險臨大節不奪葵藿弗采於猛獸山川寧捨於騂角若夫安世之恨謝公歸之滅私大有之文明小雅之愷悌公皆兼有其美惜其未極柄用遽徂腠理上欲為相者數矣天之不慭也悲夫公雅好著文深切驚邁以不偶俗尚自號乖崖公尤善詩

筆必覈情理故重次薛能詩序之曰放言既奇意在言外議者以公自道也生平論著仲氏詵集之成十卷以行於代内外歸之日無掐膺之妾無雜弔之賔終齊事而乃瞑取禪書而頌德漢廷諸老恨王駿之不俟天下之人為隴西而流涕斯非遺愛遺直立功立言之極歟敢撫令猷以須史闕謹狀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六

謹案第九頁前一行摩正舊作木征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七

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七　宋　呂祖謙　編

行狀

司馬溫公行狀　蘓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

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陜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冨平府君始舉進士没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凛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

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
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
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
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
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
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
講遷本寺丞故相龎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
奇之及為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

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歷改集賢校理罷籍為鄆州從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已為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

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閒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遇

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

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䟽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讌飲安養神氣後

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

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幷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

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裹行陳洙同詳定行户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察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户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

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

至相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逺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名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名皇子内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兖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兖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

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敎之杖乳母數十名坦
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
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敎子以太宗為
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
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
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
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
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

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讙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堦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

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
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册禮葬給鹵簿公
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
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
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嘗廡
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
定後宫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
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耳天聖親郊

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毁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

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良安桓靈皆自旁親入
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仁
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
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
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
公使金錢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
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
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

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

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陜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歷間籍陜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畆强者為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名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

不行即帝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

以公手藁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訩訩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太防趙鼎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䟽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廷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

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諦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

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趍出上遣内臣至閤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

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顧俟宰
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
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
屈己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
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
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
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
在英宗時與吕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

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廪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𠕇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

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賔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
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
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祇候公言國
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
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祇候在文臣為館職
豈可使厮役為之英宗山陵公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
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邉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
山欲以横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邉臣招納其衆公上

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

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宰相文彦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荅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

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悦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為荅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

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衮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

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

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新冐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

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為公真宰相雖田
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
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
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
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
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
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
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

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廵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廵守則誅之王不自

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
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
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
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
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
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
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
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

何不去公作而荅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户外將出上命徙坐户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王珪曰臣䟽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虚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户至饑寒流離况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

臣聞作法於涼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若之何昔太
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㪷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
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
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陜西行之久矣民
不以為病公曰臣陜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
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
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
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

盍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令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趍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䟽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

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
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
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
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
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
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
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
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

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賔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邉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皴飯雖内郡不被邉皆修城池樓

櫓如邉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郃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粮皺飯皆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之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絶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熈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黙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邉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

病民也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卧内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

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懃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牓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隂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摇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覵望朝廷之意以儌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虗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

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
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
欲借此二人以徵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
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
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
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
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
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

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絶人之資勵精求治凛凛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吕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

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名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

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官市五坊小兒暴横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

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歳一閲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陜茶以邉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戸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隷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戸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

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决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吕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勑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非

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

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聽公公知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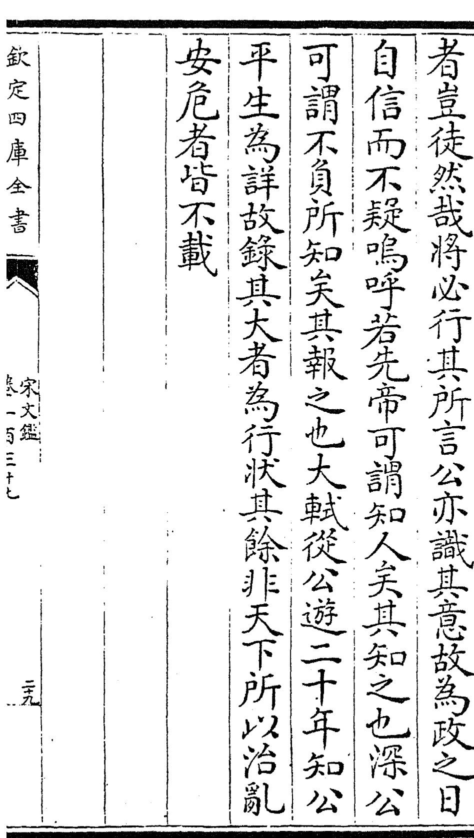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
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
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
斂命户部侍郎趙瞻入内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
歸塟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
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
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陜
郊陜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

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歴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徽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産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賔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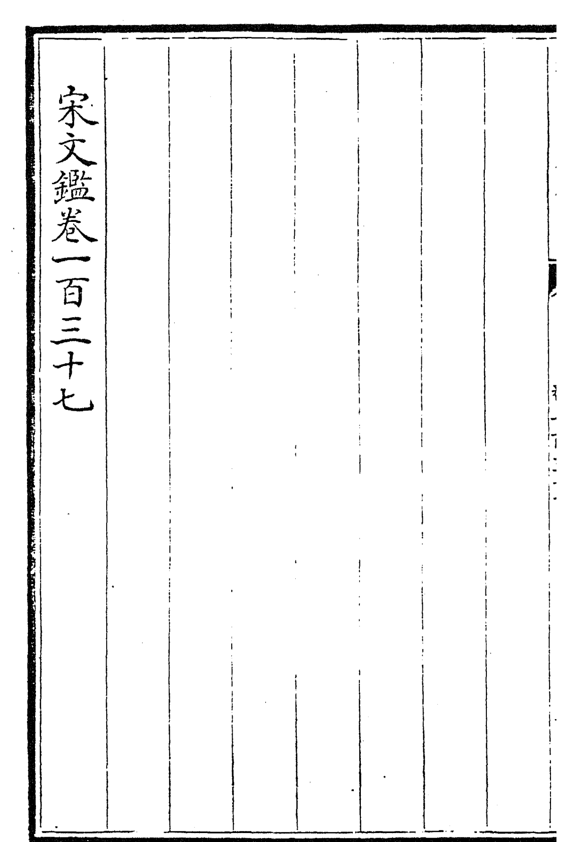
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録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廿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

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

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悦親為製叙賜名資治通鑑
詔邇英讀其書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
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
河郡夫人先公卒追封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
康今為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公歷事
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
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



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益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七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八　　宋　呂祖謙　編

行狀

程伯淳行狀　　程　頤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大

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塋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彊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而所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

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矣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

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先生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

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茍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晝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揺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田

頽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萬一作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葢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

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

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

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葢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别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彊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

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隣為仇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

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

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

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

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投諸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

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

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

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者改

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

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常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戩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

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
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
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
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
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
也荆公寖行其説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
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
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

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

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蓋前後以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

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護小吴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

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卒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隄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

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説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丐遷秩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其

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旣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為治專尚寛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彊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彊盜者幾一年廣

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
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
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
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
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
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料獲免
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
錢達戶四等而畿内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

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
先生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
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畆闔
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隣邑亦請司農怒
遣使閱實使至隣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
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
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
益怒視貸籍户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

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户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
吏罪乃得已内侍都知王中正廵閲保甲權寵至盛所
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悦奉之主吏以請
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
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嵗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
隣邑有寃訴府願得先生决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
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頭願自新後數
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為

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没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税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頋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異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

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

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隣邑民犯盜繫縣獄

而逃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

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

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

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

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

特為時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

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禀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寛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

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没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

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諸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

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寛處煩而裕當法

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寛厚施設之際有所頼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奉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子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女適假承務郎朱純之

卜以今年十月乙酉塟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田明之行狀　　劉跂

曾祖永孚故不仕祖均故不仕考亮故贈左中散大夫母永嘉縣太君王氏本貫河南府姓田氏諱述古字明之田氏本居密州安丘家世儒者明之蚤孤游學京師甫冠補太學生事安定胡先生為弟子勤篤好問先生稱之娶尹師魯族家子河南縣主簿仲甫之女遂徙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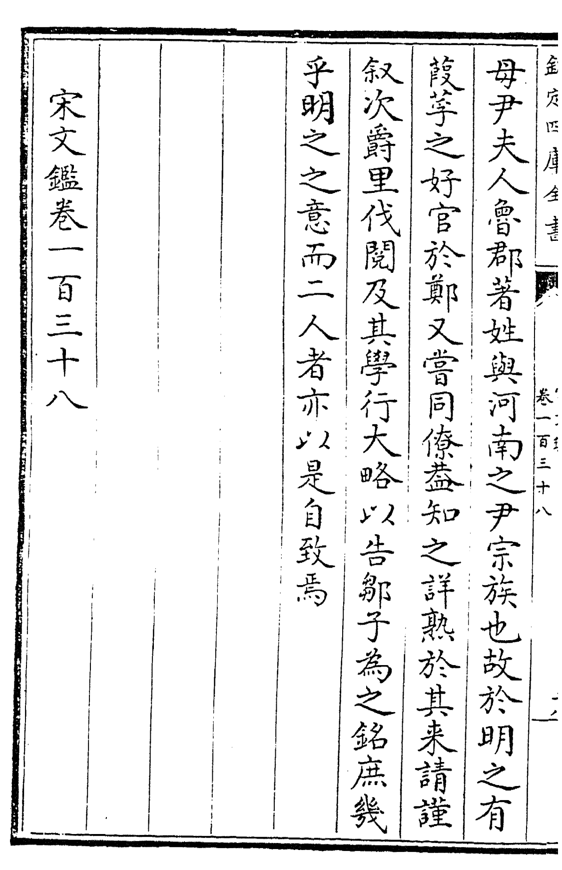
河南凡四次以鄉薦不中第嘆曰得失命也乃慨然發憤隱居講誦積二十餘年不復出哲宗嗣位搜訪遺逸故孫温靖公固居守西都以明之名聞詔除襄州司法參軍明之曰老矣不任為吏然君命不敢辭乃即其家廷拜受詔而不出仕孫公守鄭又奏以為州教授特詔從其請居頃之河陽學官以嬿求對易命既下故王公岩叟時守鄭奏謂述古以處士起令新進後生援例從非是且無以慰鄭學者詔又聽終任未幾除太學正改

宣德郎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貧不能久留調簽書通利軍判官事轉通直郎今上登極轉奉議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夫人後五月亦卒子男處仁處訥處厚處恭處約女嫁進士張安石太廟齋郎温萬石明之為人淳静簡易不為表暴胸中坦無留閡與人交傾盡不疑既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莫能奪於書無不闚惟易中庸論語孟子老子廼其素所與申重復熟造其深旨餘不甚措意也邵先生二程先生

皆居洛陽明之從之游司馬温公居相隣因徒步造門問經史大義語不及他事范翰林祖禹以編修資治通鑑日詣温公温公多召明之與之俱邵程司馬公皆重望來者率巨公顯人門無雜賓而明之獨以白士羈旅預其間合堂同席相視莫逆語必殫竭未嘗少貶諸公以是敬愛之晚歲篤好易古今諸儒訓詁得失歷歷别白常稱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章句不知妙在日用因自為注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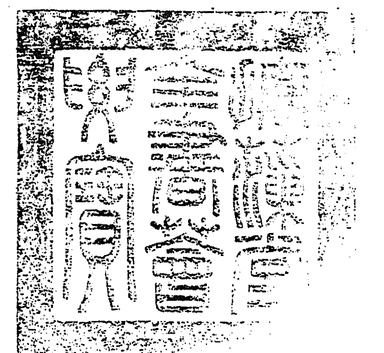
卷與賓客言不事劇談惟論易則亹亹不倦日暮客欲去而明之談益勝意益精明之所著書未就客欲索其書上之朝明之遂不肯出友人張雲卿以累舉恩當釋褐貧欲毋行明之出錢為助鄉人爭助之乃得去既去其妻與子俱病妻竟死家無一錢明之日往護視又辦喪事事竟然後歸昌王贄假北宅教授官代撰次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明之曰他人為文而我受其賜無是也使者屢及明之終不受通利並河一夕暴漲守將遽調

急夫明之爭曰曷不視水勢今雖漲而平此將殺也吾民不可徒擾已而果無事當官不茍亦不為已甚居家廉儉衣不兼食不屬裕如也樂道自信以是終身焉嗚呼可謂吉德君子也夫將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葬于某所之原晉陵鄒浩以明之語謂劉某曰我無稱於時然賢公卿大夫多知我今皆亡晚乃得二人焉尚何恨獨謂吾子與浩耳今其葬也其能無言邪其許諾居亡何其孤自洛抵汶上持治命來赴果以文為請某外祖



母尹夫人會郡著姓與河南之尹宗族也故於明之有葭莩之好官於鄭又嘗同僚盍知之詳熟於其来請謹叙次爵里伐閲及其學行大略以告郤子為之銘庶幾乎明之之意而二人者亦以是自致焉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鄔世俊

謄録監生臣孫鶴年